

献给我的老师

第二父母



黄北平

著

刘秀品

整理

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第二父母

杨林题



黄北平——著
刘秀品——整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二父母 / 黄北平著; 刘秀品整理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133-2829-6

I. ①第… II. ①黄… ②刘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2762 号

第二父母

黄北平 著; 刘秀品 整理

责任编辑: 高晓岩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冷暖儿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829-6

定 价: 5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【序言】

师恩何以浩荡

谭维明

读了长篇纪实文学《第二父母》，心头为之一震。

歌颂老师的文章我读过不少，大多没留下什么印象，这本却能将我牢牢抓住，一口气读下去。作者通过扎实的叙述，将一个容易写俗的感恩主题阐述得极其动人。这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师生情，而是展示出非常独特的精神传承关系：无数品格超拔的老师，用他们的言行滋养了一个个生命；父母生育了我们的肉身，而老师给予我们灵魂。

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作者刻画了数十位教师的群像。故事中的人物，有血有肉，性格鲜明，可亲可敬。黄北平不但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性情中人，也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有心人。凡是给他传过道、授过业、解过惑的，他都一一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敬意。通过他的深情讲述，我们看到了老师这个教书育人群体的精神风貌。由于跨度数十年，读完此书，我们也触摸到中国当代教育的历史脉搏。还不仅仅是教育，还有人心与社会的嬗变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可视为一部中国当代史。

自德先生、赛先生跨进国门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口号就在中国大地叫响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我是靠读书、靠掌握知识改变了命运，从南充一座深山走进大都市，一步步成为教育事业的建设者。黄北平也是同样从大巴山夹缝中走上了医学道路。我们自然要感谢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，但更要感谢传授知识的人，因为他

们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，还教给我们更重要的东西——精神品格。他们并不是在培养知识的拥有者，而是在培育具有伟大抱负和善心的正直之士，培育那些能承担人类理想的勇士。

在我任教期间，黄北平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，在我离开南江到成都工作之后，与大学时代的他有了密切接触，也曾给予过他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可以说，我是看着他从一个上进的学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牙科医生的。黄北平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，他爱好甚多，尤其热爱文学，在竭力为患者服务的同时，创作了好几部具有真情实感的好作品，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。个人的历史是自己用辛勤的汗水书写的，我祝愿我的学生黄北平有更丰硕的收获。

我愿意作为一个读者，再次向各位推荐这部真挚、深情的作品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政协常委、四川省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）

目 录

上篇 堰塘湾的水井

- 由北京变来的名字 / 3
- 我的启蒙老师 / 8
- 镶铁皮皮大金牙的语文老师 / 16
- “闹鬼”引出偷粪贼 / 30
- 硬汉赵校长 / 38
- 弹粉笔灰的手 / 62
- 一辆轰隆隆向前开的坦克 / 90

中篇 下两中学的汽灯

- 敢作敢为的杨老师 / 113
- 一颗柔软的心 / 123
- 犛子“李总务” / 137
- “曲线上学” / 143
- 一匹赛出来的良马 / 148
- 校园中的李子 / 155
- 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/ 161
- 正直的杨校长 / 176

- 严师的面孔 / 188
物理天才的人生高度 / 197
忧天下者得高寿 / 208
人生的关键时刻 / 216

下篇 华西坝的钟声

- 星光辉映的校园 / 225
入学第一课 / 229
雄得起的“口七九” / 235
恼人的微积分 / 240
我的漆匠生涯 / 245
五粮液的芳香 / 250
吴教授的魔法 / 254
闲不住的小易老师 / 259
“小爬虫”的愧疚 / 263
黄教授的预言 / 269
嵌进心灵的嵌体 / 275
左右开弓 / 282
陈教授的“师训” / 287
大师们的那些绰号 / 293
一次狼狈不堪的排队经历 / 303
我的研究生梦 / 308
永远的“口七九” / 312

【跋】具此心者还有谁人？ / 陈绍陟 / 323

上篇

堰塘湾的水井

自 1969 年至 1974 年，我在仁和小学读书。

万丈高楼平地起。小学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黄金阶段，教育家关鸿羽这样说：“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，是教给少年儿童终身受益的东西……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就像一包融化了的铁水，它可以浇铸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但等孩子长大了，就像冷却了的铁水变成一块铁砣子，再改变就困难了。”儿时的记忆已被时光的砂轮打磨得差不多了，只有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才会在大脑皮层留下浅浅的印痕。荒唐岁月，小学老师是怎么对我们这一包一包的“铁水”进行“浇铸”的呢？如果尊敬的读者多少有那么一点兴趣，就请跟随着我儿时的脚步，穿越时空隧道，听听我启蒙路上遇到的故事，感受一颗童稚心灵的成长历程。



今日的仁和小学

由北京变来的名字

1968年，我七岁，该上学了。

爸爸领我到仁和小学去报名。

“老黄，你把娃儿领回去吧，今年我们学校不招新生。”没想到，当头泼来一盆冷水。

“为什么呀？我这娃儿已满了七周岁，该发蒙了，耽误不得啦。”父亲很着急。

“老黄，对不住呐。我们调查发现，1960年和1961年两年全公社出生才十来个娃娃，都招不够一个班。没办法，你得等到明年。加上1962年出生的几个娃娃，收一个班虽然勉强，但明年一定招生。到明年，你再带着娃儿来报名上学吧。”学校领导诚恳地向爸爸解释道。

“是这样啊，那只好等明年了。大娃子，走，回去帮着放牛。”无奈，爸爸又把我领回了家。

第一次报名读书，就吃了一个闭门羹。

我确实是不该在这个时间段来到人世间的。

1961年8月，我降生在仁和公社一村二组一农民家庭，小地名叫黄家塋。那时候，疯狂的“大跃进”运动尚未结束，其后果便是空前的大饥饿。当时，首要任务是把命活下来。那几年，埋进坟墓的人多，被迎到这个世界的人少，饥饿成了最好的节育措施。在那个最不宜人生存的时期，我却阴差阳错出生了。

由于缺乏营养，我出生时仅有两斤九两。在今天的科技条件下，将一个如此轻的新生婴儿养活或许算不上奇迹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肯定是个奇迹。

为了给娘补充营养，让我有奶吃，父亲只好上山打鸟。

大炼钢铁把森林毁了，山上见不到斑鸠野鸡，连麻雀都很少见。打不着天上飞的野物，父亲就抓地上跑的老鼠，老鼠肉成了娘月子里的营养品。灾荒年月，老鼠也很稀少，捕到的个个骨瘦如柴。没什么油水，母子严重营养不良。奶催不出来，爸爸一咬牙，将一头三十多斤重的小猪一刀宰了，炖着给娘吃，这才有了点奶水。奶水不够吃，稍大一点，就喂我米浆。

从曾祖黄代爵到爷爷黄明光再到父亲黄国让，我家三代都是男丁单传，我上边又是两个姐姐，好不容易有了我这个儿子，父母把我的命看得格外金贵。没有婴儿床，怕我睡觉有闪失，爸爸专门做了一个提篮，铺上棉褥子，把我放在提篮里睡觉。怕蚊子咬了我，就到公社卫生院找了块医用纱布，做了顶小蚊帐，将提篮罩住。白天姐姐和奶奶守着我，隔一会儿掀开蚊帐看看；晚上爸爸和娘守着我，爸爸守上半夜，娘守下半夜……

我至今无法想象，爸爸和娘是怎么养活我的。

祖上也算诗书传家，曾祖一辈出过举人，钦赐过州官。祖父是个教书匠，曾担任川陕革命根据地仁和乡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。我父亲四岁时，祖父被张国焘冤杀，父亲是靠奶奶迈动那双尖尖小脚艰难拉扯成人的。虽然父亲从小聪敏过人，是块读书的料，可奶奶拿不出钱供他上学。父亲只读了三年半私塾，就回家帮奶奶耕田耙地。母亲杨菊英更是一天学都没上过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或许正是父母没有机会读书，吃没文化的亏太多，对后人读书就特别上心。父母那时常用这样的话教育我们：“人不读书身不贵。只要你们好好读书，读到哪里，我

们当父母的，哪怕讨口要饭，也要把你们供到哪里。”

没报上名，我在家多放了一年牛，多割了一年牛草。

1969 年秋，整八岁时，爸爸又将我领进学校。

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半私塾，但仰慕有文化的人，对老师更是崇敬有加。他要求我们要像他当年那样尊敬老师，见了老师的面，一定要鞠躬敬礼。报名那天，父亲把我领到一个矮个子男人面前，对我说：“大娃子，快行礼，他是聂老师，以后要听聂老师的话。”

聂老师人瘦瘦的，左脸上留有一道人字形伤疤，很是抢眼。

我赶忙弯腰向聂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。

“大娃子，你的大名叫什么呀？”聂老师问。

“聂老师，他还没有取大名，小名叫大娃子，他的辈分是华字辈，我现在有三个儿子，打算用仁义礼给他们取名，老大叫黄仁华，老二叫黄义华，老三叫黄礼华。聂老师您觉得如何？”父亲说。

聂老师深思起来。

南江山区里，孩子上学前一般都没有大名，只有小名。父母觉得儿女的小名取得越贱，鬼怪才越不会招惹，越没灾没病，越容易养活，因而争相把小名取得贱贱的。男孩子的小名以猪儿、牛儿、马儿居多。狗是农村最好的安保动物，也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，以狗儿取小名最为常见，比如“花狗子”“黑狗子”“麻狗子”“灰狗子”“鬻狗子”……一家有几个男孩就有几个狗子，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男孩就有一群狗子。如果不是以狗命名，便以排序命名，第一个叫“大娃子”，第二个叫“二娃子”，以此类推。这“娃子”从生下地就开始叫，一直叫到上学。而女孩子呢，则多叫菊呀花呀梅呀莲呀，弄得一个院子里有好多株菊、好多朵花、好多瓣梅、好多枝莲。南江人也爱把女孩叫“女子”，

什么“贵女子”“金女子”“左女子”等等。南江人还爱以排序给女儿命名，第一个叫“大女子”，第二个叫“二女子”，以此类推。这样一来，弄得一个班有好几个“狗”，好几个“大娃子”“二娃子”，好几株菊好多朵花好多瓣梅好多枝莲，好几个“大女子”“二女子”……还有些家长，给孩子取名追求叫得响亮，不考虑是否经得住推敲，比如有个姓王的家长，给大儿子取名王国、二儿子取名王当、三儿子取名王佳，一点名，就很容易听成“亡党”“亡国”“亡家”。

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，与人一生的荣辱贵贱没多大关系，但家长对儿女的大名仍然特别看重，认为老师有文化，见多识广，取的名字肯定响亮、吉利。每次开学，老师的一项重要任务，便是要给全班没取大名的学生取名字；即使已经给孩子取了大名的，家长也希望老师能给换一个更好的名字。

在给 student 取名前，老师要知道学生姓氏的字派、辈分，取的名字不能僭越犯上；其次，根据生庚八字、纳音五行，命里缺什么，名字里就得补什么。除此之外，还得考虑取的名字是否好记好听、易认易写、紧跟时代，在学校里是否有重名。开学报名的第一周，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学生的情况逐一进行了解，再为同学改名取名。

“黄仁华这个名字好是好，但学校里已有一个了，名字最好不取重。”聂老师想了一会儿，摸着我的头，看着父亲说。

“那就麻烦聂老师帮忙改一个吧。”父亲恳求道。

“大娃子，你长大后想去哪呢？”

“北京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，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。那里有天安门，有万里长城，还有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。你好好读书，将来考大学考进北京去。”

“那我就叫黄北京！”

“不行。个人的名字怎么能取北京二字呢？北京这个名字太响亮，太大了，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适，我看就取‘北平’吧。北平就是北京，解放以后才改成北京的。取北平与取北京意思一样。”聂老师一锤定音，我就由“大娃子”和准备取的“黄仁华”变成了“黄北平”。

我这辈子虽然没有考进北京的大学读书，没有到北京生活过，但我用“黄北平”的名字报名上学，办身份证，领结婚证，为创办的牙科医院命名，这个名字已伴随我四十多年，还将伴随我这一生。“北平”成了我的名片，成了我生命和事业的象征。

“聂老师，孩子交给你了，他要不好好学习，你该骂的骂，该打的打，就当你的孩子一样管。”父亲向聂老师提出请求。

“老黄，你把黄北平送到我们学校，千万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他教好。”聂老师对父亲挥挥手，把我领进了教室。

我的启蒙老师

仁和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，位于四川省南江县仁和公社仁和场口仁和寨下、堰塘湾上方，离我家黄家塆有五里地。

堰塘湾背靠仁和寨，两边青山环绕，中间卧着一个小山包，像一只燕子趴在窝里，也叫“燕儿窝”。在燕儿屁股下面有一个泉眼，清清冽冽，冬暖夏凉，仁和场上几百口人和仁和小学师生，全都用泉眼流出的水。风水先生说，这里地形好，适宜建学校，可对面的铜铃山高大险恶，把出路挡住了，燕儿翅膀小，飞不过去，因此，这所学校出不了大人物。

校址上本来是座关帝庙，是为祭祀三国名将关羽而修建的，几乎乡乡都建有关帝庙。孔子是文圣人，关羽乃武圣人。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农村小学大都设在庙里。对于利用庙堂开办学校的现象，曾有顺口溜这样调侃道：“前面学生上课，后面泥神稳坐。提倡解放思想，封建迷信未破。”

标准的关帝庙有三进院落，仁和公社的关帝庙受地势限制，只有两进。仿宫殿式建筑风格，庙门匾牌上写着诸葛亮评关公的四个字“绝伦逸群”。全庙建有照壁、山门、钟楼、旗杆、药王殿、灶君殿、财神殿、老君殿，装饰画有“二龙戏珠”“五福捧寿”“喜鹊闹梅”“加官晋爵”“马上封侯（侯）”“鲤鱼跳龙门”。庙中立有“关公夜读兵书”的雕像——关羽端坐在椅子上，左手捋长髯，右手捧书，在灯下细读，周仓持那柄青龙偃月刀侍立一旁。庙内有几株逾百年的老树，环境清幽。

我上学时，关帝庙已被破坏殆尽。山门照壁没有了，威风凛凛的镇庙大神没有了，精妙绝伦的装饰壁画没有了，连那几株百年老树都被塞进炼铁高炉。只有大青石砌成的大戏台完整无缺，昔日上演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战绩的地方，如今做了校长或官员训话的讲台。

聂中光老师是班主任，也是语文课老师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不苟言笑。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原因吧，瘦瘦的脸一直蜡黄蜡黄的。

1969年，学校虽然恢复上课了，但却没有课本。老课本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，新编课本又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刷，山区小学只从县革委文教组领回一套教材。于是，聂老师就用复写纸给我们复写课本——将复写纸垫在白纸之间，一次最多可复写四页。就这样，全班二十来个学生，人人都有了语文课本。

语文第一课是“毛主席万岁”，第二课是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第三课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，第四课是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”，第五课是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”。一个“万岁”就是一篇课文，五个“万岁”就是五篇课文。

第六课的题目记不得了，内容是：“天上星，亮晶晶，我在大桥望北京，望到北京天安门，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。”那是广播里经常播送的一首歌的歌词。对于七八岁的发蒙娃娃，这个课本让学生不易掌握生字。“万岁”啦“救星”啦，又不好用实物教学，听半天不知其所以然。不如解放初的语文课本编得好，以前第一课就一个字“人”，第二课三个字“两个人”，第三课又是一个字“手”，第四课是三个字“两只手”，第五课增加到五个字“左手和右手”……“手”长在每个人身上，“左手和右手”就长在自己身体的左边和右边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儿

童能轻易看到这些无时无刻不在的实物，而且这些字的笔画少，既适合儿童记忆，又便于儿童书写。我那时还不知道，世上有一套非常好看的识字课本，叫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，有字有图，开篇第一个字是“天”，那是茅盾、胡适他们用过的发蒙读物。

聂老师照本宣科地教，我们跟着鹦鹉学舌地念，囫圇吞枣地学。

聂老师当语文老师绝对合格。他的板书虽算不上精美，但横平竖直，勾捺点撇，写得用心而到位。他改作业相当认真，从不让学生替自己改作业。成绩好的，他亲自改，成绩差的也亲自改，全班学生的作业本上，都有他留下的红色字迹。

上学离不开黑板。我们的黑板是在土墙上造出来的，工人用石灰加瓦灰加黄泥加墨汁刮平而成。有一次上课，坐在后排的郭江龙头时而偏左时而偏右，聂老师便走到他身旁，问他哪儿不舒服，他说黑板上有几处看不清楚。聂老师发现那是由于教室窗户太小，光线分布不均匀，形成反光所致。为解决反光问题，每过一段时间，聂老师就用稠米汤将黑板粉刷一次。这样，黑板从小学一年级一直陪伴我读完初中。到了高中，我们才用上木质黑板。在木质黑板表面漆上生漆后，再用砂纸打磨，使其减少反光。

老师在黑板上哧哧喳喳，笔走龙蛇，粉笔与黑板摩擦，粉笔灰纷纷飘落，像白色的梨花落在地上。粉笔灰中含有二氧化硅，长期吸入，易得哮喘和肺炎。老师天天与粉笔灰打交道，对身体很不利。

粉笔灰对人体的危害，我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。当时只是看到，一进入冬季，聂老师就穿一件长长厚厚的黑布棉大衣。黑布最易粘粉笔灰，每堂课结束，聂老师夹着教案走出教室后，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拍打大衣上的粉笔灰。殊不知，粘在黑布